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松鄉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應遂

謄錄監生臣張名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松鄉集

別集類四元

提要

臣等謹案松鄉集十卷元任士林撰士林字叔實號松鄉奉化人以郝天挺薦授安定書院山長是集所錄碑誌居多抵刻意摹韓愈而其力不足以敵愈故句格往往拗澀乃流為劉蛻孫樵之體又間襍偶句為例不

純其自然道士傳正一先生傳壽光先生傳  
諸篇襲毛穎傳而為之亦頗嫌窠臼然南宋  
季年文章凋敝道學一派以冗沓為詳明江  
湖一派以纖佻為雅雋先民舊法幾於蕩析  
無遺士林承極壞之後毅然欲追步於唐人  
雖明而未融要亦有振衰起廢之功所宜過  
而存之者也趙孟頫嘗見其蘭亭山寺碑文  
深相傾挹後士林卒孟頫為誌其墓杜本亦

稱其謝翱傳胡烈婦傳能使秉彝好德之心  
千載著明固非曲相假借矣乾隆四十六年  
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松鄉集卷一

徽州路重修學記

元 任士林 撰

皇帝臨御之初詔天下崇廟學徽為郡介在江南山川  
阻修實維文公其生也鄉其服也采式閭而鄒魯存家  
至而淵濤集庠序之政宜飭具舉然而棟宇闕漏祀肆  
弗興涂軌侵墉臧隸充宇有司祇曠弗構固壅德音而

貽愧先哲也大德七年夏四月郡博士束從周始舍菜  
告至顧瞻惕然懼弛祀肄石會版入八百為儲士曰不  
足於養矧能餘吏曰不足於需矧能圖從周曰搏削有  
倡人將來趨於是擇時日庀工傭斬枝幹運陶甃王宮  
正室葺而新之丹刻有燧重席仍几衮冕以嚴公配東  
坐哲祀攸序下逮羣弟諸儒佩烏簋簠籩豆考禮合宜  
門廡戟衛講肄之位藏書之室景先之祠以至廩積出  
內之共鼎鑊炊饌之具罔不飭備鑿池思樂被以芹藻



植蓮其中面池西南師燕有阼峙左屏阜夾右練溪是  
祠文公乃有別築於是廟學之制為始崇矣乃相與言  
曰廟學有政有舉無弛東博士之功也博士曰政以郡  
舉教由師作侯郝公之力也夫從周惡賢乃狀其事求  
文於余余惟聖人之教昭在庠序夫子之道著在人心  
不以言語文字而獨存不以禮樂刑政而偏舉忠恕之  
道天地流行修齊之功國家終始是故言政則教舉言  
教則政立夫子之道在是矣文公之學在是矣可不務

金史月令  
卷一  
乎於是乎記

奉化州新修學記

奉化唐開元中析鄞所置縣也今陞為州學宮政化之本是宜廣多士而新之有司固未暇也大德三年秋七月肅政廉訪副使高公伯元始易今扁明年夏六月僉事王公煥行郡諸生相與謁事畢坐彙訓堂上舉凡學之事廢宜興圯宜修唯所畫知州事王侯珪唯而退明日學正趙與權錄趙進德以僉事公之命請於王侯珪

侯曰諾環宮之墻百堵皆作大二百有奇廣仞之半高如廣之度而三之雄固傑立覆飾如飛殿堂門廡之壯棟桷之撓折者易治之瓦葢磚級之陟剝者丹白之漫漶不鮮者明飭咸理自夫子像以至四公十哲羣弟諸儒冠冕之飾衣裳之采與夫犧象簠簋俎豆之制嚴好潔新無遺缺自宋寶元宣和紹興慶元以來且創且修至於今而始備允亦壯矣於是王侯進諸生而言曰若等知優游弦歌之所自乎朝廷既右文治尊若道復若

家選若人之秀者而官之亦隆且至矣然他日之仕者而泯老者而沒壯者而衰故學無常師而文無定業為勉勵者不既勞乎吾聞宋慶厯時正議樓公郁一出為鄉里師而人輒化之不惟環簪笏之盛遂至比屋而舍鄉之澤天未忍絕之也古道如新有正議公者不少而江海客食之士貴耶諸生悚而屏遂命之為記

新城縣重修學記

自吳孫氏有地江東谿山小邑皆禮義教化之邦故學

官之制盛於中州新城縣介桐廬富春間故東安郡況  
舊為輔邑乎今天下一家夫子之道益大章明宜廟學  
之設日完且葺弗弛也大德七年今福寧州同知魏侯  
榮來為爾邑始謁殿既坐進德堂上揖諸生而問故於  
是鈞臺山長何庾孫直學徐夢高前曰學宮改築於邑  
令陸公演增拓於耿公乘鰲公景修今有年矣圯宜修  
廢宜舉惟令君實儀圖之侯曰諾明日退自公庭致前  
漕貢進士何諄偕諸生相與謀曰端孫會錢穀曰德麟

曰鉉度材植曰景星曰應辰庀工役教諭蔣昂奉唯謹  
乃建直舍凡齋廬庖廩之序始三月訖工夏五月以成  
時長官若貳數以故撓之而魏侯志弗奪益廣堵制遂  
新王宮棟宇必崇庭楹必度級磚觚尾方密以麗秋七  
月既成丹堊輝映袞冕以嚴八月上丁舍奠升降有容  
牲幣有數既賜胙諸生濟濟升堂各以序進謝曰維學  
有政維教有本侯廉以自治仁以淑士其知本歟侯曰  
匪先孰承匪後孰開爾邑俗淳而士美教洽而政行今

燕南河北道廉訪副使阿爾思蘭哈雅今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劉公弼舊蒞爾邑遺政猶在阿蘓氏治識大體劉公篤厚如之子日兢兢思弗承今廟學修舉諸君之力而前邑宰之所遺而榮何有焉諸生願記之而未能也越五年方德麟何庚孫始克請記於余余曰新城有邑在萬山中固人物所在而許遠死節睢陽杜稜力拒行密羅隱耻臣朱梁雖盛衰離合之勢天且弗違而志節忠義之氣人不得而泯也非禮義教化之所由積乎而

況前有邑宰陸耿後有阿氏劉公其善政其善教耳  
目濡染固深矣宜乎諸君樂魏侯之令以迄有成也然  
而修齊治平之學本末精粗之道惟窮通不貳漸積有  
原諸君行且仕矣具告而子弟飭而學志而道以趨而  
政教以崇忠厚之風斯其庸有怠乎詩云有斐君子終  
不可諼兮後之布政教者宜有考云

重建文公書院記

尚論先王之制黨庠術序遠矣唐詔天下置郡縣學厥



後四書院之名特聞宋慶厯熙寧學校寢盛處士之廬  
遂廢逮徽國朱文公始復白鹿洞之舊祀孔子如開元  
禮尋創竹林精舍升曾子子思以配孔子以周程張邵  
司馬李延平七先生從祀於是即諸儒講道之地以立書  
院者益衆文公既沒凡所居之鄉所任之邦莫不師尊  
之以求講其學故書院為尤盛其徒不事月書季考所  
習皆窮理盡性之蘊其官在郡博士之上其廩官給之  
田武好義而多貲者請自給世祖皇帝混一區宇郡縣

學益崇且侈願以力創書院者有司弗奪其志部使者  
加察詳焉行省設官以主之其選視學正錄皇上嗣大  
厯服播告中外勉勵日加明年置各省提舉以敦教事  
永嘉陳君友龍以朝廷首選實來江剡始至起士林于  
家俾復文公書院於奉化之陽士林戴拜承命奉公牒  
以白諸州州刺史而下翕然曰請如牒昔文公提舉浙  
東常平日循行台溫郡泊舟奉化之龍津長吏率諸生  
請講書於學宮景定初橘洲姚公希得建海閭敬齋謝

公昌元方坐幕府出籌畫前進士李君瀟舒君泌童君  
幼該請立書院於津之左聚徒讀書其下榜曰龍津書  
院尋遷廟學東偏至元十八年改扁文公書院山長李  
之皓王鉷主之既亦廢弛先是前朝請大夫趙公崇燾  
有志改築卒不就檄下日其猶子必摹圖寶鹿山以進  
其壻前太學博士陳先生著規示之於是州達嚕噶稱  
察罕知州事李侯炳與其貳星侯聚李侯居安議允協  
其屬臧君涓鄭君元均贊甚力以工給其役以吏董其

事木石之費一不以侵官士又明年祠宇成奉遺像行  
舍菜事凡受學士林而志於立者咸願為之徒鄉人士  
亦樂以義廩三之一為之贍州若府狀其實於所部於  
省斯其成矣噫嘻夫子之道散在六經綱領在四書千  
載之下說益支道益遠子朱子者出諸儒之論始定今  
天下一家學者無科舉之累取朱子之書而讀之君臣  
父子之綱身心家國之目體用兼該本末一致其不為  
世道深繫乎余不得為朱子徒也余私淑諸人也今而

後獲與二三子周旋矩範之下詎可不知其所自邪或  
曰州刺史之功刺史不有曰是惟陳君之力陳君力足  
以任斯文之寄而不屈於貳道足以起學者之慕而不  
間於欲故創置書院凡九所復昇潤宜興隸學之田萬  
八千畝皆事之著者予不得概書之云

紹興路學重修講堂記

大德九年紹興郡學重修講堂成庀是役者山陰趙珙  
費凡出所捐之田之入初趙氏捐田五百五十畝助郡

邑學官廩入且以周里人二百畝郡庠養二百畝里喪  
嫁百畝邑庠養五十畝里公役郡侯義焉目是堂之敝  
將壓也與博士于天瑞王閔全議曰庀工度材惟趙能  
費慮所捐為廩養者固不浮且速集趙聞命曰視惟謹  
凡梁木之朽弗任者柱蠹弗支者瓦葢磚級之侈壞者  
易新之規不弛前植不虞後郡侯材焉曰是不可不記  
夫聖人之道在萬世言在六經漢諸儒坐重席諸生攝  
齋升左右屏虛而往實而歸固將為授受地乎今天下

學宮一命士坐堂中席鼓五七擊部使者郡二千石命  
諸生東西班坐耳入心著果漢儒授受事乎經世之士  
明道之儒本非二致也自明道之言支以離而經世之  
法簡以易故有事宜學者往往陋所聞以自高若不相  
入也聖人之道六經之言所以為修齊治平法者果何  
事而漠然若此乎去其支且離以示其簡且易則精粗  
兼舉本末一致不在所講乎此堂之不可不修也郡侯  
賢而知人任事者稱義皆宜書侯劉姓名克昌汴人

杭州路重建總管府記

杭為郡自五代迄今不受兵革之患故生齒日繁廬井蠟附城內外居者無慮數十萬家舊以兩縣置城西北隅以聽城以外之治四錄事司分置城四隅以聽城以內之治然後受命於郡府郡府擁行省之垣聽外銓者列四道聯外事者郡有司傳宣之使日來貢享之夷日接五人聚之地轉煩劇郡府方疲於奔命兩縣四隅之治漫不得梳理固其宜也今大參梁公為杭之明年始



上圖省府乞以郡治之隙地翼近兩縣直視四隅使皆  
在大閘之內將以考成治焉既而郡侯廉公希哲沃呼  
公好古實來識畫規度視梁公為有合郡民吏翕然響  
從鋸斧之工版築之子執器備用來會庭下始聽事中  
黃堂幕府旁列吏舍臚分戟衛之門休眺之樓棟宇一  
新左翼仁和右翼錢唐暨四錄事中唐隅列東西門入  
坐各南向繚以周牆揭以表樹視聽聳仄有壯且麗經  
始於大德二年訖工八年六月有弗集者郡侯扎呼岱

爾伊喇呼圖克與郡貳而下實完成之於是大夫人士僉  
曰治有劇易操其簡則易從聽無比遠篤其近則遠舉  
杭今為劇既劇且煩郡長貳坐堂上屬城之吏日趨於  
庭一公交孚萬慮明白緩急傳呼不出晏坐示儀表景  
速於唯俞顧不在一轉移間乎然事大規宏更三政始  
有成皆宜書

老子祠碑

道有超世而極立言有憂世而教行是皆負上聖之姿

周流天下出入渾淪德盛而時不來者之所為也老子  
是已夫老子生殷之時仕周之日所掌三皇五帝之書  
四方之志凡天地之間消息盈虛治亂升降之故閱之  
熟矣是故心超太極之先道出羲軒之上退而論著五  
千言無為之道忠告其上有為之業善道其下所惡飾  
仁義之名以禍生民其意深矣於是尹喜辛鉞列禦寇  
莊周庚桑楚南榮趺士成綺崔瞿栢矩尹文子之徒得  
其言張良陳平曹參之倫得其道得其言者曼衍多方

恢範秉之得其道者運用一致清靜載之寢以成漢文  
景刑措之治有以哉然而淮南神仙黃白之書出武帝  
方士禱祠之事行而後老子之道始詘於是幾其冠者  
為老子之徒誦其書者為老子之學求之老子之道則  
勃然如也吾嘗致憾於此久矣大德十有一年當塗杜  
君道堅築老子祠於杭州宗陽宮之右像設巍然凡書  
存而言立尹列而下班以十子各東西坐衣冠古雅道  
德以尊既成杜君執簡曳佩執事有恪籩豆有儀拜跪

有容於以洗千古荒唐之愧可謂知本者矣蓋杜君嘗  
註道德上下篇又著原旨發揮盡闡皇道帝德之蘊且  
圖老子及十子像以翼其學今為是役也使襲明冲用  
之士旦暮遇之瞻仰之下其於宗教非小補也嗚呼義  
軒遠矣世不幸而有老子之學長往不返之徒取資山  
林猶幸有老子之書道德功力之辨有證後世曹參之  
倫烏足侔哉遂為銘銘曰象帝先惟老子尊道德抑仁  
義以援淪匪樹異籙豆陳祠容閔班十子東西置古衣

冠人仰止載清靜禪世治後有作敬勿墜

魏氏福源精舍記

夏蓋湖捍海為隄袤百里中涵丘陵林藪之勝余泛舟  
其下雲飛鳥泊昂紆回振之地水竹縈秀知必有處士  
之廬也他日錢直卿以書抵余曰予戚魏明叔好修而  
理既還江海之事故邁施之業周於丘壑之間築屋數  
十楹宅湖山之勝歲時命巾車棹孤舟携酒與客徜徉  
其間倦不知返固將為兄弟夫婦終焉之藏子幸記之

以嘉夫志也余聞而喜曰豈殆予所謂處士者耶夫人  
生而靜者也自井田事廢造物平施之力亦窮故有事  
宦學之士固不得不游以資藉其身也是故簸弄毀譽  
銜質是非開口見偽舉足成欺雖妻子不得告其情炳  
燭而不知跋漏盡而不知年非獨不哲且明也今天厚  
魏氏之家庶有之事固具唯諾庭行友怡政舉不耗落  
精術以出權謀不搖動筋力以奉拜跪時時頓置泉石  
錢鏹雲烟雨露之力日滋吾入且何營何求以強人事

乎故其趣幽幽可以處休其地宵宵可以觀妙曠然悠然而神以全淵然隆然而智以傳噫嘻子亦知夫菟裘之營亦太晚計壘室之卜殆未忘形唯日與造物者游厚我佚我願受其正以樂茲丘之下不殆處士之節歟明叔名文炳而文煒其弟云

武夷山天游道院記

天游道院在武夷溪第六曲仙掌巖之巔屋若干楹中以為堂周以為序密以為室廓以為亭列楹游空下瞰



物狀堂之中圖以太極修真之士處焉蓋武夷第六曲  
當三十六峯之中緣曲而上路入仙游館斗折蛇行徑  
造峯極地轉平數有園有池白鵬鷓鴣王孫之栖集桃  
李篁竹枌櫚之叢聯嘯清舞寂紛綠駭紅自然成林由  
林池橫出左右翠樹青蘿一逕中通以撫仙掌池右屋  
而流瀉瀑千丈練白珠圓晴空為澍於是堂以集序以  
析室以煦亭以舒動標靜根杳與目遇竅聲竅噫清與  
耳謀萬形攢絡之表與抗吾真四時施滅之妙與稽吾

神不以虛空與逃蒼莽與適乎夫聖哲之士有不得志於禮樂刑政則託而神仙之歸若安期羨門之屬豈無意於事功者哉故不肯磨涅人事沐漆世汙以自遺天地之外非小智繆察者所能窺也是故蹈厲自然出入無始以求是道有物混成之先庸非猶龍氏之卓者乎院創始丁酉歲以癸卯既郡人劉時中父子松溪潘儻成希微張德懋實開山承規以翼者其徒趙嗣祺德懋初游錢唐嘗學南谷杜尊師之門以狀求記不得辭

上虞縣驛記

上虞紹興路之屬邑西北行二百五十里有曹娥錢唐  
重江之險三驛而路曰杭州行省之垣在焉東南行二  
百里有通明西渡二堰之阻二驛而路曰慶元旬宣之  
府在焉內則朝廷萬里意諭色授六服震動綸出汗發  
四海奔走外則獠夷蠻長時節貢獻航浮索引之民輶  
包席裹之物爾輸爾載委於御府水陸之使日接於道  
虞為中要船官騎廐之置固不可不壯且宏也初驛曰

曹娥去江津二百步而近大德七年春江風怒作挾民  
屋為濤不可岸障郡檄縣尹阮侯視狀侯白府曰固宜  
遷乃卜縣治之西得隙地若干畝薙荒刊棘輦舊宇為  
材並以新植始斥而大其制深堂露軒堦崇甃方東西  
列楹開高庭廓氣象嚴壯有容有處庖井清湑既潔且  
具繚以周牆縱橫樹道馬有新廐船有新步經始於七  
月己未訖工於十二月甲申民不知勞吏不知役既成  
命余記之夫站驛之制凡九十里凡復民田租給戶馬

有數水行具舟復有差銷陳乘坐之具漿飧潼酪之需  
官總其費利藏於市馳騎風來吏閱其物醜酒繼肉不  
移而具番勞息奔馬有餘力權夫以熙使者刻晝夜為  
程際天蟠地上無壅澤下無廋情實經制良法也阮侯  
為邑公明平恕不倦且忠故深識大體宜不苟於此役  
也是宜書侯名惟貞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高公去思碑

示人以善者政之良遇事而思者感之至是故召伯教

明南國而甘棠之戒勿翦武公入為卿士而綠竹之詠弗諼方今朝廷念江南之遐遠而杭為要置行中書省以鎮之凡出為外屏宣上德意郡國受命焉者皆天子之宰而久於政而習於民則莫今樞密高公若也蓋公之知時翕張既有以出際先皇帝一統之運而識大體勤小物復有以昭布聖天子宵旰之仁故自旬宣任專鉞以來逮參預丞轄以進平章之秩出入江浙二十年間其勲勞之所書政事之所及惠愛之所加習於民而

杭為近內而宅揆密庸外而藩屏寅協公彌縫贊理不  
一替焉蓋其天性純明而又居之以忠守之以仁莅之  
以莊動之以理故民畏之愛之其庸或有既乎今去政  
日久副在兵樞甘棠綠竹之思辭之不可以已也夫自  
古岳牧之任其重在得人而不負朝廷之知其要在民  
懷曩歲今右揆大丞相首居外宰既而袞衣歸兮天下  
蒙福杭民具瞻曾不旬日畏愛之情至今朝夕未能忘  
其私若高公之政歷歲年而民習之斯民也所以直道

而行也矧能溢有所譽乎然去政之為思則在政者之  
為感其引多矣斯民也又安得不重知所勸乎示人以  
善之機庸有在也公名興賜名霸都蔡州人

鎔成卿久齋記

上虞劉氏族故殷起西岳公吉德培符里黨食其義未  
單也嘗命幼子炳後其宗今七十翁矣翁之子道常與  
予游氣貌溫深善適人意人願交之大德八年春翁置  
酒堂上親朋皆集坐予異席中觴行歡甚中酒道常延



予西偏之室池清石潤竹淨花媚扁其額曰久齋指其  
額而請曰願乞文予醉語許之冬十有二月予將歸錢  
唐翁父子過予客下寒雨瀟瀟意戀殊不忍去道常起  
曰久齋其忘之乎予因省舊語不得辭天地之道惟久  
故常人履其常無久不臧是故人之生也門資世學欲  
久其傳先疇畎欲久其守聲求氣應欲久其交飲食  
嗜慾欲久其適夫亦人之常情也然而盈虛消息日闔  
乎其門顧將何以恃之精衛之志天地不違愚公之謀

鬼神莫奪是故日省月察動能不悖其常時至氣化然後無數此久則夫人履世之道可日坐而傳也謂予不信請質玄易翁坐微笑道常請書之

杭州承天靈應觀記

承天靈應觀在杭州東南隅吳山之巔至元十三年元靖真常大師陳君元德實主觀事振宗風於中否弘道脉於既傳隸觀之田有司籍在常住免其租入元德力也初觀曰冲天創於宋紹興祠天地水府三官費內帑

緡錢若干萬燬於紹定逮端平始復建奉旨賜今額淳  
祐中增建玉皇寶閣方紹定既燬而未復也神靈不來  
洞歌無續祈禱之民皇皇乎若有失也觀妙大師鄭君  
守一慨然曰是不可不圖神營心計上移時宰江淮列  
間千里求施出殿闕於瓦礫之場列幢蓋於塵煤之聚  
祥飈晝下景光夕游巍巍乎列聖之居秩秩乎羣王之  
佩三官朝而玉皇侍也川行岳立景福攸介三門廊臺  
守藏之室齋庖之房周阿崇峻列楹齊同翼以梓潼真

祠朱仙閔宇干祿者趨通真者式觀於是侈於舊矣田  
隸崑山之朱塘吳江之澄源范隅與夫在嘉定者為畝  
一千三百二十有奇歲入之量以羞以奉始漕臣嘉鄭之  
功白禮部俾以乙承甲嗣鄭者唯其宗他如鄭者援有  
據今三傳矣元德曰予老矣是不可以不記夫玄坎之  
神生於天一成於地六故水為六府之一地平天成時  
乃之修道家者三官之奉豈其意歟羣生蚩蚩必有司  
命吉凶影響體物不遺杭今為東南巨鎮梯山甃江盧

井塋附風櫓浪舶出入渺莽是故無神以司之乎此觀之所由興也然廢興通塞存乎其人鄭君守一以道為徒以法為子孫無為之為道不泯矣故陳君元德為善繼使繼陳而起知鄭之心弘陳之守觀且久弗替而民有常奉矣於是乎記

瑞州路妙高峯北乾明尼寺記

瑞州城東北隅有山曰妙高故宋時郡人祠洪山靈峰尊者於其上歲雨暘民疾沴有禱輒應南乾明寺尼妙

智實主祠事苦行淨業施者信往因闢其宇為佛宮以  
北乾明自別度元勝永達了敬紹懃為徒敬之徒是為法  
玉貴亨乃相與言曰事倡而不遂志成而不廢豈學道  
者謀乎於是築堂以集清鉢築室以嚴齋居西為法堂  
南為靈峯祠中奉佛天羅漢旁轉法輪八觚又別開一  
堂補陀知識昔示現像且作堂萬竹之間天風時來山  
雨涓碧心空識明道與境合妙智嘗坐堂上集其徒語  
曰吾昔以神祠奉虔今以佛宇寧施非志之成事之遂

乎未幾錄教事者以故撓之若不朝夕元貞二年法玉  
貴亨乃渡河北往御史中丞張公問宣政院參議達爾嘉依  
公實憐之以見膽公師父奏奉璽書護持且賜妙智圓  
覺大師尋覲太后妃子敬奉懿旨隸入位下仍度其徒  
出入宮闈於是妙智始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以報上  
恩曰是不可不記時中丞公行宣院事以妙智狀來俾  
為文既而朝廷擢公左轄復施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十  
一卷以遺妙智俾其徒持誦之且泐以記文為言夫尼

之為道苟非志奪而容寂積久而守堅其何能淑慎其身以成光遠之業而大人君子又樂為振之如是耶此予言之不得辭也書以為記

蘭芎山福仙禪院記

會稽山配岱宗凡峯石穹窿隸是郡者皆勝絕虞蘭芎其一也大德七年春余以庶人在官讀書古虞氏之邦有僧克文以狀來謁曰蘭芎山福仙院住持僧也蘭芎山在縣北西二十里夏蓋湖之南坐殿大海西亞曹娥



洪濤之風蓋自天姥沃洲臂橫股直溝斷丘伏而來南  
為百樓山北為羅巖將直趨海而窮遂為嵌巖方特之  
勢無土壤林木之潤而尊厲尤甚是為葛仙翁修煉之  
地石井丹竈存焉今為福仙唐咸通八年操禪師闢菴  
為寺始也兩杉童童直山門之陽如塔峙立鬱然古意  
更唐宋風雪物也前住持道順始改作法堂山門若干  
楹至元三十一年秋也大德五年冬十有二月乙亥克  
文與其徒如果志和捐衣資之直且以其道惠夫人之

肯施者重創佛殿山精駿奔海異颺集若齋庖廊廡方丈之居以次修舉院始完矣然自咸通迄今無金石以記其故非闕事乎余謂山川偉特之觀僻在江陬海表而使空虛寂滅者坐以鎮之且托夫仙蹤佛蹟以驚動恠異夫亦智巧之所營而善察幽勝者之所必錄如來氏以識心見性為宗其為道簡直且易行也人心揜著之故多而禍福之說集故人之趨之也衆而智力猥附金碧之觀無求不成然百工之事具而衣食者迭資焉分

田課租之有常入而農者盡敏此其教之果不替乃式  
至於今也余固喜文師之不怠事食且樂茲山之勝遂  
為之書是歲癸卯七月望日記

大護持杭州路宗陽宮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神武不殺一天下故日月  
所照熙然遠古之世素朴之民以慈儉無為理天下故  
天地訢合藹然清靜之治寧一之風是以天保定爾之  
詩海隅丕冒之臣所以朝夕必祝必嚴其地以歸之至

元十三年太傅淮安王首舉杭之宗陽宮尊師杜道堅  
應聘入覲師恭持辨香稽首上前為江南民命昭謝聖  
德天顏穆然在廷皆稱萬歲由是時賜召見訪問治道  
尋被旨乘傳江南詢求賢哲有道之士仍賜璽書護持  
又明年被璽書東還初宗陽之建也析以故宮遺址凡  
上田之在華亭登瑞者以賜以資逮尊師之還也方墮  
劫灰之餘瓦礫未疏玄室深集於是規舊址輸心識掄  
巨材畫堵制握毛樹林輦塊成阜業且營之人情厭事

而師亦拂衣矣師乃退居吳興即封禺之地蒔竹萬个  
木萬章曰美可材吾志達矣越二十有一年是為大德  
八年有旨賜璽書起杭州路道錄住持提點宮事師振  
衣出山疏去蠹蝕斧斤日聞有門有墉崇之植之有殿  
有壇級之甃之有堂有廡修之邃之有庖有廩潔之時  
之檜栢松杉日溉滋之池溝丘阜日疏積之鐘鼓有節  
幢蓋有儀洛誦戾止洞歌來思維宮貳是縫是彌維教  
父是施是資於是考制定宜大振初矣夫惟老子之教

立世之矯矯亢亢屣棄富貴芥視事功者往往托而逃之故呼吸煉養以攝其玄禱祠祭祀以通其神然象帝先強道名意果是乎今夫作者談皇道帝德之盛以揚至治揭性命禍福之蘊以開羣蒙存君臣政禮之舊以飾人心力棟宇封樹之勤以恢人事則無為而無不為老子之道始日著矣若夫罷軟而事心倪而食矜厲終身自以為不廢綱常之植聞師之風獨無愧乎乃為銘詩以昭大道銘曰吳山之東嵒嵒其宮千楹雲翼萬瓦

鱗從維久乃隆維抑乃崇維師之功有祈有沖有馮有  
宗天子萬年四海會同

杭州佑聖觀玄武殿碑

北方玄武虛危之垣聲光靈異倬有神化是故淨樂之  
流祥武當之著跡昭昭乎不可掩已夫天生民有欲吉  
凶禍福動與知防鬼神禮樂相為昭布故禱祠之事出  
焉而劔履洸洸玄纁風靡高視下聽時游民間不回之  
福明畏之威影響不測有相之道於是昭事孔虔自邦

國達杭有佑聖觀在城東隅昉自宋淳熙更慶元迨端  
平迄淳祐麓樹田租始具籍入庭壇殖殖丹碧斯皇所  
以寅奉上帝而玄武得專祠焉仇君安一實經始更十  
五傳陸君宗輔手陳畚揭且營復之當元貞之元王君  
壽衍被璽書實來凡高居邃宇叢房聯序震赫冲敞昔  
曠今完登校之章錫自尚方紀烈之文載在樂石蔚為  
盛矣大德六年十月玄武殿災璵芳不將几帟如失民  
士歎之於是提點觀事吳君存真掄材為倡畫堵以謀



金錢之施踵門日來明年五月今住山提點孫君益謙  
被璽書執簡曳佩退自珍庭顧瞻有懷乃究乃理材惟  
堅良工惟精碩瓦必陶貞石必礱密又明年三月殿成  
崇修而神靈集整沐而視聽尊玉垣沉沉羽衛秩秩景  
福攸降岳峙川行夫惟玄武稟剛正之姿負忠孝之烈  
有象在天有靈在人固不待祠事而尊像額而嚴然而  
人心掩著之故多矯舉之辭侈神道設教容得弛乎夫  
然則登庭之事拱極之民叩齒而神存覩容而心惕折

回邪於未萌援正直於弗植遷善遠罪民不踰德固非  
所以昭刑政之助乎乃為詩以永敬事銘曰紫微巍巍  
帝清穆若有人兮樹玄纛長劒陸離佩蒼玉手提天關  
履地軸挽槍無光蚩尤伏下與濁世掃氛毒却邪輔正  
清九牧我民敬事勿敢瀆有赫其宇鎮南服瓊芳升堂  
車擊穀歲時昨之人戡穀蛟鱷遁兮虎豹逐風雨時兮  
年穀熟於萬年兮荷天祿與之游兮世義譽

杭州路開元宮碑銘

國家混一區宇玄風淳化如肇開闢聖天子慈儉無為  
於其上大臣清靜寧一於其下中外大小之臣有忠無  
倦禮樂刑政之具有舉無斁斯民熙熙然齒髮太古飲  
哺自然是故老氏之教昭晰而日尊初唐開元時追崇  
老子詔天下置開元宮杭州刺史陸彥恭即城北隅以基  
以構乾符五年戊戌巢賊犯城酒雨弗降遂燬越五十  
有九年是為清泰三年吳越文穆王復新而廣之介成  
之三元大師夏隱言銘載之節度掌書記林鼎主之經

文大德師樊德隆也逮宋景德中改為景德觀乾興初  
寧海軍節度使俞承福拓舊創新棟宇凡四百間前進  
士陳戡實記其事更建炎官事草創宮亦遷改靡定嘉  
泰初詔呂嘉王邸改建邸在泰和坊秘書省之左宮成  
復賜額開元并奉闕伯之神大洞法師張君實再經始  
紹定辛卯燬尋詔有司闢大宗正故址更建度道士十  
有四人仍撥賜田地蕩為頃七十有九有奇至元十三  
年朝廷置行中書省於杭以鎮南服即舊秘書省為治

越十有五年辛卯災宮亦燬外宰購拓基新垣宇越明  
年住持董君德時遂置故駙馬都尉楊氏宅為宮在城  
北清湖之西又明年有旨賜璽書護持命翰林承旨閻  
公復作銘詩以記之元貞二年丙申陳君天錫奉旨住  
持實嗣董君董君之時今住持王君壽衍貳宮事大德  
四年庚子奉晉王旨主宮席不就八年特拜宣命以靈  
妙真常崇教法師住持提點仍賜璽書護持給上方五  
品印光華震赫遂甲諸方故凡宮之役董初創而未完

陳欲繼而不遂靈妙式克成之規宏事舉教立道行寥  
陽之墀玉宸之闕景命有祈明離有祚柔祇岳立圓靈  
漢繞霧集沉水之芬風落鈞天之韻登壇朝夕之士列  
佩維百儼然高居之在人世也若夫雲房星序園池花  
竹天鶴來庭雲水四集其列仙之遊館歟於是老子之  
祠閼伯之奉歷世有虔亦倣乎其人而後倡乎夫老子之  
道先天地而固存後天地而不悖鑿鑿五千言所以憂  
世立教言君道曰無為堯舜之所以為君言臣道曰有

為禹稷之所以為臣周流六虛出入古始推本皇道帝  
德之所以盛王功伯力之所以衰不顯顯以為著不泯  
泯以為博而深涉天人之故其文王之易箕子之疇歟  
故樓觀之飾起自穆王而有唐以來宮觀由之而盛也  
夫然則優游琳館安坐而食高談皇道盛述帝德修身  
而玄冲存神而貞一獨不足以仰裨治道乎遂為之銘  
銘曰道非有始非無始憂世立言尊老氏開元有詔杭  
刺史貝闕珠宮聳城市劫灰酒灑東風靡化人幾見蓬

萊水皇元區宇一文軌慈儉無為萬國理秦苑秋深千  
柱峙金闕寥寥開雉尾上帝高居百神止紫衣翩翩有  
道士漱滌玄風搖玉齒高談道德五千旨對揚至化天  
萬里天書畫下玉局璽呵祓岳祇走瀆鬼吳山蒼蒼浙  
水瀾下蟄蛟蜃上虎兕大道流行民俗美皞皞熙熙遠  
九紀甘雨時兮祥風起百穀成兮廩億秭萬億年兮壽  
天子

平章政事賽音迪延齊榮祿公世美之碑



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領江淮等處財賦都總  
管府事賈育迪延齊榮祿公既莅政之歲冬十有一月朝廷  
以近畿艱食使馳驛咨行省以歲運海道糧石二百三  
十萬有奇俾春運五十八萬以四月到京及時而賑發  
之一府愕眙曰凡海運歲必以夏至為期風力高競其  
乃有濟今風東北行大海洋洋鼓颿沂流能有濟乎公  
曰聖天子宵旰之仁中朝大臣視飢猶己之道承命以  
行其必有濟公遂勇往募羣艘列海步下量運駕發必

誠必信海伴子來起碇之日公詣海神祠下躬具牲牽  
陳俎豆與神誓言一不煩有司於是公還省坐堂上迨  
四月二十有一日海道萬戶府以狀聞春運米五十五  
萬石有奇以四月三日訖赴都倉一府懽然相賀曰平  
章公之力也於是掾史請記其事公曰毋吾寧貪天之  
功乎先是江淮財賦府初立朝廷以不得人為慮屢形  
國論迨公陞辭曰太皇太后臨遣之曰江淮財賦厥有  
會府汝實領之公銜旨而來凡歲入有程分庀羣司一

以不擾辦登校半歲之輸凡三十三萬定人心始安國  
論用息太皇太后賜織室錦襖大官上尊用寵嘉之蓋  
公涉歷明本心定知大體勤小物宜有以自植於外垣  
之右及嘗間公行事其在福建行省也重建泉州興化  
兩郡廟學王宮齋廬棟宇一新且各置田一千畝以充  
贍之而士有教養焉建泉州等路橋梁凡六所曰金鷄  
曰南臺曰相額曰營頭曰下輦曰金溪石梁板屋連駕  
海濤飛甍傑棟平跨虹霓而人無病涉焉築興化莆田

國清海塘為田以給民之無產者一千家種之築屋三十間以授貧民之無歸者居之其在江浙行省也適歲大饑沿門疫且死乃置藥材命醫工家至戶視以濟疾病全活者多流亡之民父母有不顧其子拋棄在道公收養之左饋右粥以治其生迨力能還家聽之叔糶客米五百石助有司以濟饑民連糶財賦府米一十萬石下半估以接民食迹是二十餘役凡費鈔若干萬一捐已帑曾不吝焉且國家調度有程官無公帑四方賓客

無以奉私覲公在福建則舉鈔三百錠給宣慰司公在江浙則舉鈔五百錠給本省五百錠給財賦府俾規運其贏以備餽牽庸非涉歷明本心定知大體勤小物者能之乎然公亦不自以為賢也一則曰吾貞簡公之所教也一則曰吾忠懿公之所訓也蓋貞簡公出際休運于藩于宣備竭忠力初雲南臣附莫究化理公往撫治喻以教化曉以格律教以畊賦安以舍廬而後雲南始治凡西北一邊近沾遠被無異中土公之力為多雲南

地邪而民尚鬼凡築土一尺則死者旋踵公告戒之俾  
斷土者日以聞嗣是凡築大基建大屋恬然以熙公去  
之日家治金鑄公像事之如神明矧惟忠懿公扶翼丕  
基芟夷草昧神機睿筭是贊是毘帝嘉之賜姓賽音迪延  
齊國體民宜是規是度去思死慕恩在罔極孝敏公培  
仁積善敬忌天明鍾美弗彰篤生賢獻夫一代之興必  
有與立之臣而天生明哲夫豈偶然哉成宗皇帝詔用  
卹典以昭前人先貞簡公以平章政事薨追贈金紫光

祿大夫尚書左丞相封岐國公諡貞簡是為考妣岐國  
夫人忠懿公以平章政事薨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  
封雍國公諡忠懿是為祖考妣雍國夫人孝敏公追贈  
崇進封雲中郡公諡孝敏是為曾祖考妣雲中郡夫人  
三世寵章輝在泉壤朝廷重恩何以報乎士林竊聞在  
漢萬石君家父子兄弟相繼卿相子孫列貴十有三人  
唯以醇謹聞金日磾身輔大政子孫嗣侯七世侍中唯  
以忠孝著固未有若貞簡公父子忠節功在社稷澤在

生民流芳無窮世濟厥美如此其盛也今榮祿公深浚之厚積之宜益蕃而昌益熾而大羣從一門玉帶裘馬揚休天朝前拜後恭而詵詵孫子鸞翔鵠峙勲業百世未有既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此之謂乎士林不肖無似獨不幸得文名然終不以困故一登公卿之門公溫然下士進而與之言曰子文善叙事幸為我述之將以遺我子孫明日世牒行事實來不敢辭乃銘曰於赫皇元肇基立極世祖龍興統有九域厥有賢佐以勵



以翼士馬之衆孰啟于征神機之速孰贊於成是生忠  
懿允忠允誠有政斯舉有謀斯承乃錫宗姓俾恢先烈  
匪私於公以彰有德桓桓貞簡象賢惟明父子大政相  
時升平騰彼雲南家有鑄像歲時必祝人泣惠養允也  
孝敏西域宗仰詔有卹典三世封壤維榮祿公興受孚  
慶昆弟一門玉立斯盛公心兢兢維忠與敬厥聞斯馨  
邦有善政明明在上我祖在下無忝厥修以翼中夏忠  
則有君孝則有親凡爾孫子視此刻文

彰德路天寧寺鳳林演禪師碑

大德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鳳林大禪師示寂於上都路  
至元寺於時夜半四衆俱集師問侍者曉鐘鳴不侍者  
曰未須更鐘鳴師書偈已道珍重竟逝天香滿室七日  
不散茶毗五色舍利火中出門人弟子爭持奉為顯三  
百餘各建塔彰德珍異其事年十八出家僧臘四十有  
四凡落髮為弟子者六百四十八人智祐師為之首凡  
授三歸五戒者五萬餘人幽國夫人老壽司徒為之首

凡修水陸佛事一十八會所飯僧八十六萬人師諱福  
演生河間康氏母氏李有身時白光繞舍戶及生果顙  
異弱不好美不引味食慈仁孝友殆類成人讀書日誦  
千言瞭然古今人物成敗痛自感觸至絕粒不食遂祝  
髮於興福寺父母不能奪其志受信具辯公習四分律  
方厲專默終緝於深盡得天台賢首之旨常精進故跌  
坐不卧人稱為演菩薩一日豁然悟曰言語文字豈究  
竟事乎乃走太原北師巖習定安居者四年往真定叅

安國賢禪師復依柏庭如琚山港三泉和三尊宿晚入  
筠巷冲公之室直接臨濟為二十代孫萬行具足教法  
盛行世祖皇帝在位詔師為彰德路天寧寺住持尋恭  
奉聖旨上都慶安寺作千佛大會法雲布日慧雨馳風  
獲大殊利至元辛巳裕宗皇帝時在東宮以納鉢地隸  
蕩陰者蓋寺之制俾建舍利寶塔以鎮之丙戌塔成瞻  
者生信禮者去慳輦金以來麗合猥附於是創法堂闢  
丈室廊楹塔級有覺且崇示寂之旦復以其事與道盡

付智祐夫大雄氏以道為岸以覺為海以慈為航惟空  
諸有故人叩俱涉漸車帷裳憚在未濟得既濟故冥行  
獨往所適滿意通矣哉演公之為道乎帝王至尊信賞  
其學元臣碩貴宗習其風故幢蓋所覆作大道場雨花  
所集無增上慢非有道者能之乎惟不有諸已故已不  
孤惟不滯諸物故物自至凡聞師之道能無覺乎是宜  
銘銘曰師之學為世大覺維筠菴卒獲維臨濟不獲師  
之道空津直造維天子是召維元臣是好維施不殖維

精進不息維師之德維塔在空維樓閣重重維師之功  
鬼神泣其通遠近沐其風維弟子駕其宗維舍利是封  
山川無窮尚有考蕩陰之南東將毋侈爾碑之豐

杭州路純真觀記

都城之東有觀曰純真承宣使入內都知鄧公惟善捨  
宅建也至元十七年冬冲真崇正大師杭州路道教提  
點宗陽宮住持都監杜道堅被璽書東還凡杭之宗陽  
純真若湖之昇元報德實護持之蓋自宋咸淳初築宗

陽昭瑞之宮于杭于越鄧公董成焉庚午乃作道院延  
杜君以訪道書曰純真至元丙子遂以宅為觀以田為  
資即純真以名之公亦棄事入道更名道恕是為明道  
崇正大師長子卜人師逢新次子中舍人逢明更名德  
新德明亦入道仍禮公為師二十年間優游玄默之化  
吐納道德之華時未嘗不神游鈞天也鄧公可謂聞道  
者歟德新既逝公亦化去德明遂主觀事凡鄧氏所施  
隸觀之田以他故盡鬻民庶其在崑山之惠安者主黃

氏未幾黃氏德一亦棄家入觀為徒作而曰鄧以己產為施我以鄧施為產非嗇乎遂即所售田復施入觀為畝七百九十八歲登米為石四百一十九今視減為則實三百三十五錄教事者以間教所俾以崇正大師貳觀事於是觀復有養求余文為記余聞內侍之貴知保晚節而不昧者吾得二人焉其一則鹿泉劉公其一則元菴鄧公劉當思陵驅馳之餘人且言祿而卒恬退非達歟鄧當車書混同之日人且新貴而卒勇退非貞歟



百五六十十年前後相望人謂宮庭之臣蔽富貴而不聞道茲非誣歟若黃氏者既有鄧田復慕鄧之為全而歸之以身弘道亦非達者不能也皆宜書後之人尚有徵云

上虞縣明德觀記

明德觀在上虞縣之東舊為楊冀王故宅宅有宋茂陵璇宮之瑞子孫不敢有其居改築三清閣以鎮之寶嘉定壬午歲也屬茂陵晚年倚成內政故優假為特厚乃

命冲和先生劉道揖繇三茅寧壽觀實來金冠象簡主管閣事中使傳宣時賜召見出内帑金錢白銀醮具撥公田若干頃先生儉素自將寵數一不拜歲度道士一人冲素大師白雲郭元逸其嗣也冲素丰姿曩特嘗侍劉冲和見上戴廢闕庭奉勅披戴綠章清曉禹步玄宵羽儀珍宅者也凡六傳凝妙觀復真常大師丁義堅當至元甲申之歲始改閣為觀請名天師真人畀今額仍度弟子丁禮常行甲乙之傳大德庚子七月鞠為劫灰

歸然一閣在瓦礫東南隅而冲素羽像鬚髮不焦神氣  
宛然凝妙驚且拜曰吾道固未墜乎於是左經右營建  
自楊氏楊氏未蝕先源給事資入度材維碩庀工維良  
乃奉珍閣即南嚮傑視舊制高揖剡青環以宮廬歲月  
斯構鐘磬之編琅璈之步威儀風行洞章晝落森羅乎  
朱衣絳節之來下也縹緲乎川靈瀆后之在廷也夫上  
虞在丹山赤水之西北太極感祥寶經斯授劉樊之老  
樹猶存伯陽之九井未竭劉郭二翁遊戲道鄉恢張玄

教即富貴之地化清淨之居卒使其子若孫拓成觀事  
以昭示神道之教使民知遷善遠罪之歸庸非有道者  
乎凝妙狀本末請予文不得辭若隸觀之田為畝一百  
三十有五山為畝一百七十有四地為畝一十有九有  
司免租入在常住別有籍茲不書

清江縣玉泉山靈峰院記

溯大江而西入番陽湖過洪都又西為臨江附而邑是  
曰清江繇大庾嶺沿江而東九十有九折其山曰閭皂

山其下曰古封溪有曰玉泉山則閤皂之支也靈峰隆  
然佛廬鎮之蓋慈化院僧嗣杓所建也慈化在宜春實  
惟寂感真覺禪師行道之地禪師為南泉古佛凡大江  
東西度事十九故嗣杓由慈化來清江以慧力攝施勸  
者趨焉清江故為邑舟車之所湊商賈之所歸金銀銅  
錫之所聚犀象翡翠丹砂天雄芝朮之所藏號稱富饒  
故施者出金繒視錙銖而杓之成有稽矣椎輪於宋咸  
淳壬申庭楹且完而簞笠如歸手鉢市至而食者飽去

兵戍南下而嗣杓拮据之力蕩入蹂躪迨四海為一杓  
益勵終誓大拓初基檀施日來堵制日廣殿堂門廡樓  
閣輪藏之壯像設儀衛旂華經梵鐘鯨鼓驚之飾如地  
湧藏泄具大莊嚴樹浮屠三層級天外雲水四集香積  
為林禪房花木夾以池館繚以垣墻序乃倉庾院之規  
始完而杓逝矣且逝語其徒妙慧曰吾以大事因緣出  
世而香華幢蓋成此道場爾其甲乙繩承吾法子孫勿  
替引之妙慧不敢忘凡杓之志且成而未竟者有加惟

謹由妙慧而特建者則毗盧殿也凡大佛寶殿凡大法  
寶殿凡鯨音樓以木石成者相其役則其徒了一暨真  
乘也凡大士像凡阿羅漢像凡大鐘在縣以金鑄者相  
其役則其徒行深暨了一也其且施且護為方外勝友  
則蒼山黃憲藥園劉秘香節黃鑑也妙慧曰是不可不  
記遂以狀來余惟先王盛時鄉庠遂序而綱常之教行  
故禮樂刑政人道化之大雄氏者出教法東流而井田  
之事適廢造物平施之力亦窮夫人富貴利欲之心熾

矣於是梵唄之音布滿城郭聚落晨鐘夕鼓所以大揭夫成住壞空之道以聲之而人猶未始悟也則大金碧之觀在在壯麗固未可議其為嚴且侈也然杓之誓力以眇綿成慧之規守以弘謹遂而了一真乘行深之徒復以丕協乎志人謂大雄氏之學無體用精粗為世出世法是固其立教之初旨而非論乎今之所觀也謂佛法之日趨吾不信固不誣也嗚呼夫人禮樂刑政之身食利祿有民人而碩鼠伐檀之詩作可愧也已遂為之



記

通玄觀記

通玄觀在吳興計籌山白石頂尊師杜道堅所建也師  
有道之士薊丘李衍吳興趙孟頫金華胡長孺實與之  
游執弟子禮余最晚大德十年春正月師與余御風披  
雪行白石洞天由瓊秀上長真登通玄觀觀有老子祠  
以辛文子鉏葛真人玄配東有宴坐堂堂之南東有師  
考妣祠西有覽古樓師坐樓中予擊玉磬賦反招仙辭

清風遠韻飄然有出人間世游上古之意師指余曰子知所以名乎初漢真人玄之生也自然道士支道記訪其父曰通玄真人生汝家玄既道成計籌山中人未喻也至唐開元時徐靈府註辛斲書十二篇玄宗謚斲文子乃始封通玄真人宣其徵乎宗咸淳庚午予遨遊其中若有玄契遂買山力事畚築越六年應召北覲又六年被旨東遷思報上恩乃命其徒薛志亨執斧斤以從蘿蓬蘿剪荆棘清泉發嘉石出蹲者踞者室者藥者頓

置平理班道就列蔭以松杉庇以棟宇名曰披雲菴山  
之上為禮斗壇下得煉丹穴穴有葛真人之鼎其容數  
十斗其重數十百斤又得石室所藏辛鈇十二篇與徐  
靈府所進者同且菴之成既久蔬有圃飯有田於是拓  
菴為觀觀成遂即通玄名之於時夜半雪淅淅入窓戶  
既罷而睡雞初鳴紅日東出白雪在山瓊林瑤樹玉宇  
琨臺宛然在目師曰此非渾玉境界乎即之不可見見  
之不可即非幻乎子方有妻子事後三十年期子於此

吾司馬子微陶貞白望子矣然為我記之余曰譖夫道  
為天地之始天地為人之始自有天地即有山川居山  
川之勝而有之則人為之始也前乎辛鉏山之始乎始  
也後乎杜堅觀之始乎始也中乎葛玄通玄之始乎始  
也曰吾師之弟子云者又記之所由始也師相視而笑  
於是乎記

天清宮記

夫人稟天地之性負陰陽之姿莫不有清靜貞一之道

是故處子緯約冰雪肌膚神人似之猶足以召和氣而致豐年矧一念之烈却笄纓而不事嗜山林其如飴有子丈夫之所不能為亦可嘉已在宋寶祐冲靖大師賜紫沈師謙築庵于錢唐縣靈峯橋之南以庇修真之徒恭定公廬府君實資施之始改作請于朝賜額曰天清宮未幾恭定公薨師謙之徒真靜大師羅道清通微大師胡常淨相與謀曰居靜而守冲學道者事也今額在奉常而棟宇弗稱豈恭定公志乎乃景定三年壬戌闢

基築畫堵制請于恭定公之子御帶公原深慨然曰吾先君志也其可以弗成乎凡櫛樟杉栢之儲瓴甃礧礧之用丹碧髹堊之供委輸畢具越二年殿堂樓閣廊廡山門方丈之居齋庖之宇像設幢蓋香華之飾鐘鼓之建如地湧天設又明年師謙未克朝夕於新營而羽化矣其徒真妙大師沈元勝實嗣之御帶公復曰居有序而食無田不可也且施田為畝四百五十而強山為畝三百而少於是星階月殿之下雲窓霧閣之間玉珮珊

珊籤笈整整不知瑤池翠水之在人世也今住山端靜  
凝和大師胡正寧乃作而曰創業不易事也守成豈易  
為乎吾甲乙絕承為第二傳官事本末不托文以紀金  
石何以示我後人遂以狀來余惟錢唐繁麗之區富貴  
浮雲榮華飄風而清淨真一之學山林處子之姿有其  
地而規拓之有其人而世守之知道遠識之士復能究  
心遐邇父子承承式以弘可久之施迴視鈞天清曉人  
世夢回觸溷濁而不羞馳恒心而俱化事或有稽矣遂

樂為之記

西山接待院記

西山接待院在諸暨州銀木山之陽釋大山恢公建也  
初公受信具州之大雄寺寺之耆碩曰德尚師曰惠孚  
師皆公所嚴事二師嘗退即銀木之地創精廬焉以受  
四方之行鉢然規制淺窄衆至莫容二師終以是囑公  
期必斥大而有傳也公既道行江浙住名山三十年公  
坐人天中舌慧風起教思泉流凡堂下之履會者嘗百



千人而公之志則退抑弗怡也且曰吾舍孔子之道為  
大雄氏徒如水中月水流月淨波波不昧水落月空影  
影俱滅獨奈何忘吾銀木山之托乎於是出資剝輸心  
識崇庠拓峙削峻築平斬林出虛發石潄碧為門為廡  
為廩庫為庖福中為堂前為殿後為方丈之居旁挾雲  
房花竹罔不崇嚴廣敞侈繪明飾歲入田二頃度其徒  
若干人誓以甲乙繩承有引勿替凡雲包雨笠南趨閩  
海北走淮江暘漿趺扉其至如歸他日揮手龍象却身

幢蓋一瓶一鉢笑傲銀木諸峯問信江湖袖子稽首現  
前調御且歌且詠以鼓舞吾法之盛願不樂歟狀其事  
求文於余夫賢智之業必以善繼為有承道義之士每  
以恬退為至樂況釋氏之徒乎然而超然三界之身本  
無方所本無去來以諸叢林即一銀木以一銀木即諸  
叢林何者為繼何者為退乎公道方行振衣而江海景  
從卓錫而草木風動今志在銀木抱而歸之如雲出山  
雨澤散布隨機沾足神功收斂還諸膚寸之地則是院

之創公其能無情乎公方姓名道恢白雲處士干之孫

松鄉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松鄉集卷二

元任士林撰

杭州路崇福院藏經閣記

崇福院在杭州城北門之北良渚之南宋淳熙乙亥建也蓋杭為東南巨鎮市巷巷列廬井蟻附車運馬馳不厭旦夜北行三十里始有良渚之曠紛華既遠馳騁亦休泛苕水上天目此馬西東佛廬巍然坐攝羣寂則弘

嚴象教亦固其所景定庚申前住山壽涵初建無量壽  
佛寶閣穆陵書以寵之中奉四大部經天龍森列扶衛  
有嚴幢蓋香華雲烟披郁今住山師學弘持先志飾美  
緣中外之居小大之宇凡皆葺而新之具足梵典五千  
四十八卷經左右南向律論東向西向疏鈔北向崇以  
華龕聯絡窗牖寶函象軸五采彰施炳炳乎秩秩乎有  
不貽雙林目巧之勝而法輪流轉具不退因於是者舊  
僧師秀德廣德屋與凡協力緣信之徒相與謀曰是不

可不記遂以狀來余惟釋氏之道無隱顯精粗洪纖高下性性具圓心心本了而非言語文字所能載亦非言語文字所不載如星辰河漢歷歷垂布而風雨晦冥一毫不爽如枝條花葉種種新好而雪霜根柢一芽不蝕是故佛滅度後五百餘載四十二章之旨流入中土又千有餘載五千四十八卷始具而經律論之宗分矣夫道豈不滿乎然萬目睽睽諸妄靡靡而病得醫而渡得筏而暗得燈道之滿民之厚也今國家以繡閱布慈仁

塔寺以莊嚴奉福利而心惟口誦之士等證妙覺道宜  
果滿乎哉師學師以信廣緣以智弘果識通經藏之先  
意嚴梵相之外慈仁之布於是乎廣福利之奉於是乎  
嚴等證妙覺於是乎在夫然則道宜果滿乎哉遂樂為  
之記

思遠亭記

古者大司徒本俗之政曰族墳墓大夫掌凡丘封之度  
與其樹數使皆有私地域以容居相親藏相望也凡人



之生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服盡而情未以衰矧若堂若坊左昭右穆以族以位曠百世不能泯也逮至後世士或游或仕或轉徙困踣有不能追崇其先封以息東西南北之嘆則松楸之奠奉在別子雨露之感敬在禰宗矣此高氏思遠亭所由作也高氏自北燕中書令諱泰至魏州別駕諱象可考者若干世自魏州葬有莘逮先府君諱政八世瑩大小左右望邑冢土是守子若孫更數百年幸不以故去桑梓歲時上丘壠奉魚菽具酒醪

且灌且徹戚單以陳長幼以叙酒清肉乾百拜不慊時  
獨且無思乎夫人父子事具凡庶富且教之道非一日  
積也清淑之氣行邁以厚去民且士去士且祿又豈獨  
一日之故乎蓋行遠汲者浚九仞伐遠揚者絜百圍夫  
亦未之思耳於是子思孝臣思忠弟思悌婦思順而後  
家思肥國思理前承不愧後紹無忤思其容有怠乎不  
然孳孳之入利在朝夕嗛嗛之奉樂以妻孥賢不肖且  
異思矣登是亭者能無愧乎高氏子昇侍其父世顯從

事江浙漕計與予遊命記不敢辭

頭陀福地甘露泉記

昭文館大學士雪菴李公溥光以翰墨之遇行釋氏之學儒名而墨行者乎大德二年有旨來南闡揚教事推輪湖山萬嶺之西大興棟宇以聚其徒既而正智通辨禪師空菴焦公溥照寶來都提點江南諸路築室佛殿之右鑿山泉出色白味甘飲者神醒如獲醍醐於是雪菴李公大書曰甘露泉余觀天目之山東南行為錢唐

勝狀其浸西湖水流入城郭為井為渠脂澤漬之黑瘳  
鱣之千綆提携萬竈煑煮能使飲者內熱歌舞之童乾  
沒之兒幻弄一世雖達者有不得而却飲冰焉惟泉水  
之行地中時出礧巖之穴其涵者為冷泉湧者為玉泉  
裂石而發者為六一泉楚石而剗者為參寥泉皆清涼  
甘美為高人釋子之所飲汲況此泉之發於卓錫者乎  
夫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為治世有道之瑞漢晉以來猶  
屢言之自太和磔裂神液不行使斯民不復夢唐虞之

化則醴泉甘露何自而出哉方今淳風流布朔南暨漸  
濯沐之民淪浹至化溢為和氣散為豐年則此泉之發  
宜不知天之所際地之所出也是宜書

春暉堂記

青社王伯章為桐廬之三年既歸乃築春暉之堂于東  
牟之上志養也始伯章游京師名在玉堂之署太夫人  
在堂不得朝夕視飴蜜奉溫清仕雖榮不樂也既為桐  
廬道千里而遠不敢以跋涉勞故遺其親然爵以尊奉

祿以養慈伯章雖有離憂母志樂也改成且歸僮迎稚  
候具綵衣然後入太夫人坐堂上問桐廬所為政歷歷  
可道山川人物凡所選勝蹈奇怡煩宅暇友賢而尚德  
也陳說毋誑太夫人欣欣喜見顏色曰吾有子也於是  
堂若干楹阼足以奉升降庭足以容拜趨環堂之外植  
萱成翠柳影在戶伯章日綦鞫奉觴食上食下問所與乃  
退家評室語整整熙熙煦為春陽草薰木潤鳥下魚出  
犀兒洛誦大壩小麓褰婦鞶絲左紛右悅溫乎其為和

也夫人莫不知愛其親也如履霜冰至思襲芳暄如冥  
行露中思步清旭爵祿妻子不能移也然知愛其親則  
思持其身遺羹之考叔或忤於爭車搥臂之曾參或貳  
於投杼何也夫陶侃雖賢已慙奉鮓曹成雖智終愧擁  
魚是故擇無過之地蹈永譽之實以求君子之歸不敢  
輒肆人事以為已累者義不自黷以為親憂也夫然故  
雍穆滿門室有暇日雖子從事母倚閭夫亦樂也況將  
奉板輿以賦歸田乎伯章屬記不敢辭

諸暨州壽聖院觀音殿記

天地之大生物之衆而水旱有不常歲也是故禱于社稷禱于山川為國家常典然靡神不宗之日而佛菩薩之教行蓋佛菩薩以慈悲為心有誓願力或化身以示應或尋聲而赴感利澤在生民不可誣也西山壽聖院在諸暨州之陽崇奉觀音大士慈感之蹟水旱之祈一雲所雨一雨所潤民以占年在宋咸淳辛未之歲夏大旱官若民禱雨不應行者樓可欽嘆曰歲旱無禾民且



死矣吾能獨愛吾身乎乃絕粒不食且拜且祈大士前  
期七日不雨誓以身自焚迨期不少悔鄉父老為之奔  
走失容可欽左手奉槃水右手執燈炷入坐積薪中火  
起果自焚熾光未滅疾風四起大雨隨注秋賴以成縣  
狀其實於部使者眉山家公為文以祭之曰殺身成仁  
子丈夫之烈也況佛弟子乎命立祠祠之於是大士之  
道益彰而卓行之跡不可泯也時大山道恢師往來家  
林嘗白其事且欲廣殿宇以尊像設俾卓行之祠隸焉

迨四海為一講學諸方始克捐資剏建山門翼兩廡具  
庖福而院之規日廣矣既領杭之興福遷松江之延慶  
乃命其徒曰元亮曰一燈法雷募衆緣建寶殿經始大  
德辛丑以壬寅二月成中嚴寶陀勝地奉大士尊像旁  
立樓行者祠而師之志則酬矣大德十有一年冬過延  
慶丈室明年是為至大元年兩年之間浙以東以旱特  
聞而越為甚民無食流且死者以萬計師為予言樓可  
欽之事為之抵掌以泣嗚呼使可欽而有民人社稷之

責能不愛其身以全活浙東之民則大士之澤豈為罪  
歲吝哉師狀建殿本末求余文固宜書俾後之知師者  
為匪徒崇嚴佛事而已遂樂為之記

餘姚州建福院記

州西北行三十里其山曰大小何山其浸汝仇湖又東  
北行有院曰建福雲川暎帶殆名利也其地無城郭車  
馬之煩故深以寂無丘陵崖石之勝故平以虛喧靜兩  
忘萬法不漏初院曰天香創於梁天監毀於隋大業周

顯德二年始復建改曰天華宋大中祥符改曰覺朗今額則崇寧二年也乾道癸亥燬寶祐丙辰又燬何創之難而成之不易也於是甲乙之徒相與謀曰當吾世而失寧宇獨究竟事乎既而浴室以惟在成僧堂以智寂成彌陀淨土之居法堂廡序縣金藏寶方丈之室廢者興圯者理人咸視其力書於棟以有徵也獨前後寶殿規模特壯猶俟邁施時授經師方坐鹿苑山中出巾瓶之剝輸以心識斷美材礱密石金碧眩奇有覺且麗自

咸淳丙寅迨壬申凡九載而績成大德八年春師之法  
嗣孫為隱始克求記於余余聞如來氏以成住壞空示  
法天下而宮室制度日壯日廣獨非其徒之侈乎然嚴  
其居所以尊其道侈其可已乎夫以道為徒故其教為  
不替以法為子孫故其志為有成吾觀建福之役且創  
且廢而薦更而再燬衆方有為乃卒大遂於經師之手  
固豈其數乎亦其人之為也起視人世以富貴種子孫  
百年乃有傳而復何人而成住壞空之道顧乃有常如

是獨無愧乎是宜書

謹齋記

上虞劉恢養明故侍御史忠公之猶子其翁畿漕公無恙時書其配名之義以為世訓養明再拜不敢忘撫其語以題所居之室曰謹齋他日過之延予謹齋之下坐其席有子敬之璫焉閱其架有鄴侯之軸焉彷徨乎齋之外荒園廢沼一花一石猶有平泉之舊焉養明晉衣冠進退語嘿有古君子之風且曰恢不肖早失先人其

游於世且自惕也故出不越鄉隣游不越庠序而周旋  
酬酢不越兄弟姻族然猶慮夫矢集乎其躬也獨奈何  
忘吾先子言乎子其記之以昭夫先訓也余曰巨涂則  
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何不謹今夫車閑五返之勒  
以行大都通邑之中吾知其不折足也上太行歷九疑  
其有不戒者乎今夫舟乘安擊空一息千里吾知其不  
失楫也下瞿唐出三峽其有不疏者乎慎在事先和受  
其福事至而慎營之不足謹乎鬼神不能渝而況人乎

請以是刻之

吳氏晚香堂記

延陵吳成季築堂番陽壽櫟山之陽榜曰晚香志養也  
初季生敏卓神氣以靈其親壽櫟翁實竒之俾習老子  
之道且曰皋夔禹稷治足以為經孔曾思孟經足以為  
治方今天下寧一明哲輩生躬行古人莫非治以為經  
之學而非爾所企也無已老子乎老子之道固淡泊無  
華與時消息至矣小子行之季乃退著道士衣冠侍大



宗師於朝垂二十餘年入承清問出侍屬車所以默贊  
聖治一本玄默之化至矣哉歲時由教事道出番陽境  
上歸觀二親壽櫟翁方左圖右書以修孔孟之道飲酒  
賦詩以樂堯舜之治夫人理閭內衆婦槃絲以從伯氏  
守門戶用譽諸孫駸駸以文學名世而成季之歸也凡  
尚方錫賚歸遺庭下中朝之彥兩院之儒所以寵光歌  
詠照映橐中季紫衣象簡問安否外躬奉觴上壽愉色  
婉容進退有禮壽櫟翁喜曰此清時賜也於是堂若干

楹庭足以容拜趨阼足以奉升降堂之中鶴髮垂垂左  
扶右掖于壺于觴以琴以瑟堂之外黃華鮮鮮秋氣為  
潔以燕以壽于采于擷壽櫟翁亦安且榮矣於是遂即  
晚香名之既成五年成季命其姪善自京師萬里求記  
於余余惟達人之識與時而為流行人子之情養志以  
為容悅矧當天地淳風內布清氣獨行善察生意者每  
於此乎覘之而有黃者華風靈高潔達人君子所寄情  
焉異哉壽櫟翁之為達也以道怡時以志存晚故命其

季自詘於老子安榮之植生自無華高潔之姿出於澹  
泊故命其堂有取於老圃進不悖於芳妍退有遺於久  
遠壽櫟翁可謂與時流行而成季可謂養志容悅者矣  
於是乎記

冰雪相看堂記

玄教吳尊師即崇真萬壽宮之右築室三間載綢載繆  
西南其戶土榻陶春石煤種煥四方賓客晏坐其中題  
曰冰雪相看凡京師之名能文者咸賦之紀之既又命

其姪編修君來錢唐致辭於余曰余生大江東以道際  
聖朝留京師二十年每歲大明北陸之日一氣磅礴萬  
象冲玄固嘗秉廣莫之風行玄枵之野而太始嵌空之  
娑坤元馴致之跡飛舞凌空峻嶒抱澤值物班象因川  
賦形神矣至矣是乃神游崑崙之上左俯玉樹右拾琪  
花翠水無波瑤池一色歌浮黎之章聽鈞天之樂超鴻  
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然而造者為化化者為造  
相尋於無窮而未始相離也是故堅至之日妙入流形

漣漣之中洞在見覲義文不能畫周孔不能辭固與之  
相入於環中於是言非吹也而吹者之有言接非構也  
而構者之方接不凝也而履遷毋莫也而敷化則夫冰  
雪之觀豈非吾玄牡之門而谷神之妙歟揚子有云觀  
雷觀火為盈為實抑何見之晚耶予聞而慄然驚曰藐  
姑射之山有人焉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者非子耶遂  
即其語為之記

上虞劉氏順寧菴記

越上虞北西二十里有山曰蘭芳大江縈之蜿蜒之氣  
盛而不泄故回薄紆鬱左右旋引而丘而阜而峯而屏  
若斷若連或起或仆是不一狀其尤紆鬱而聳列者為  
楊家尖脊豎股行右薄白馬湖勢曲抱縈舞有龜蛇旁  
折之勝其山自南東大查羅巖來者雄峙崇赴至楊溪  
而夷遠引清流疇坂疏行砥阜星分外列平翠於是楊  
尖之下實為劉君伯壽終老之下初劉氏三世祖塋揆  
形度宜衆以為不協晚遇僧普昭繇奉化長汀而來發

書筮之曰有倫有脊白羊踏踏鳴雞跼跼玉兔抑抑劉  
戴其夕遂以指南決之林巒安妥土壤膚潤若神授夙  
造時先嬪戴氏卒遂葬焉且旁為繭室以俟終藏乃築  
樓三間其東扁曰順寧求余文記之余惟天地之造陰  
陽之凝乃有肖貌而命曰人君臣師友以寵淑之道德  
仁義以擴充之即事就業隨行建言弘百世而不為疚  
者此身也耶然而旦夜消息之相乘舟壑負藏之莫測  
有不能一息為蘧廬刺刺戀者人耳人耳也耶是故適

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順吾順寧吾寧鬼神不能  
乘也伯壽其達矣夫大德八年十有二月伯壽嘗與余  
坐筍輿乘北風度孝聞嶺過楊尖之山登覽終日坐語  
揆卜之故且指余曰此將廬焉廬成子記之余曰諾今  
別三年廬果成求記益力遂不辭

福生堂記

河間牛仲濟以醫道游公卿間遇余於越與余相好也  
見所以治病如神迎致之車無虛日所得金錢樂施不



餘余固自悔余業之不精也然嘗為余言醫非世不承  
承非師不廣廣非心不通始余及事大父前榮祿公以  
醫名於時禁傳秘授少習之矣猶慮其未廣也游四方  
事其師李奉訓君左右周旋日奉賤事如是者十年始  
盡得其道故凡視人疾也人與已一已與元氣一是以  
疾無隱情而藥無妄試然至於族每見其難為始予入  
疾者之家怵然為懼目且焚之息且平之神且營之得  
其疾以其疾然後視提囊有成劑探而授之百戰百勝

如孫吳之兵而後語有流津笑有神來心其容少肆乎  
遂疾常愈余聞曰諱疾者聖人之所慎也而托醫醫猶  
夫人也必也使無疾乎以神游其微以知修其著世也  
者言其家也師也者言其傳也心也者神明之舍也必  
也懼以攝之則志慮持一吉祥來游語為靈草木為聖  
仲濟其庶矣乎今將築室鯨川門不拒疾榜其堂曰福  
生求余文為記余曰持此心也福其不生乎請刻諸石

松鄉記

出奉化市郭東南行數百步有松蜿蜒如龍頭角爪體  
具蓋數百年物也或曰一州之秀盡鍾此松故多名儒  
而少顯宦又東南行二十里萬山蒼然風雨歲寒不改  
節色西接華頂雲南東引金蛾太白兩溪如帶無梗楠  
樟梓雜植人號其地為松林鄉唐開元中析鄞為十九  
鄉時所名逮更為八鄉亦不輒易南入海為鮑埼亭蓋  
鄉之斗絕處余家其下聚居亦數百指祖父墳墓又宅  
鄉之高燥地遂兀兀守故書誓死徙無出鄉意大德二

年秋部使者完顏公行郡縣問出處題之為松鄉又竊  
自念士生田里間具聰明識道理非獨父兄之積亦清  
淑之氣偶然在人飲其泉之甘衣食其土之所自出以  
長養耳目既壯有事四方知天地之大江海之廣問釣  
游於某水某丘之下則已不樂道矣仕而遂不遂而客  
且遊去鄉里益遠則視鄉里益薄猶有鬼神亦何樂孕  
育靈秀於爾輩哉故材智不接世而裕詩書亦及身而  
衰前有賢哲亦可覩已余志不出里閭名不在江海守

其鄉也固宜安能薄視草木愧仰日星求不為懷土之人歟至若雪霜之年風雨之夕日與二三子披雲烟攬蒼翠飲食與居窮達與謀大夫之却不為傲腹中之生不為誣松乎予乎求所以無愧於爾鄉之人乎則其庶乎無負部使者之知也遂書以為記

淨香亭記

世有愛嗜竹者唯晉王子猷不可一日無也蓋此君洞然有忘物之姿而直節蒼蒼為傲時之植故寄情離世

者嗜為宜至論杜子美善嗜竹則人不謂然然娟娟細細之句清圓靜好與竹寫真夫亦天涯流落之餘寄情離世於竹為真知而世弗察也因嘗論子猷仕而放者也故心與竹會山陰雪夜之舟西山爽氣之笏竹不能戾其達也若子美非聖於詩者歟心清而間入目息而視來故神與竹遇有不能翳其清也是故有子猷之嗜無子美之知雖日與竹狎猶夫人也不然則竹與境忘會且移矣答祿氏宅宛丘之陽蹈幽接雅嗜竹尤甚其

寄情歟讀書好古以遺富貴其離世歟於是築亭竹間  
扁曰淨香日與竹對虛心守默直節凌高亦貌知竹而  
已若夫碧雨吹晴籜風度遠心清目息神與竹游釋氏  
示悟之機間思之境其在爾乎清陰在門好客當席有  
曰仕如子猷曰竹善嗜詩如子美曰竹真知固當不為  
辭屈

婺州路浦江縣真常道院記

婺須女之墟僊華山在婺浦汭川石穎麗吞沐玄風岩

樓谷隱之士築削其中兀為珍宅真常在僊華之下閭  
郭無譁藩林自蔽澄素葆和大師方無隅實創始之初  
無隅以清卓之姿早蠲人事既為黃冠師遂判其郡道  
教事青山白雲心在故梓乃營乃卜得趙氏居夥矣沈  
沈交手貲施基甍既崇棟宇既凌乃清乃祓施以丹碧  
複寢為宮周榮為序幢蓋之植沉檀之芬霧冥岳峙雲  
車風馬來宇來庭茹煉之侶鉢麻夜流枕炊晝集前鹽  
官州教授吳幼敏實割先疇以奉常入無隅之志始單



矣夫人身游溟滓之初沐被自然之化故出玄入妙宜  
多老氏之徒而萬目睽睽遊穀日殆山林之士往而不  
返顧將安所歸乎是故廓清淨之學以求無為嚴神道  
之教以示修省天真與游恒性允保亦世教之所不得  
無而道院之所由成也陳君公舉提舉江浙儒學以無  
隅狀來俾記其事不敢辭

蕭山縣慧明菴記

金華樓慧達築屋蕭山縣之陽畬構厥考嚴事佛居以

受邑人係念之徒道暘予漿重趺予扉呼庚癸者予食  
飲以規以誓或以基築或以木石或以土田施者乃來  
遂成一方精廬平章紫微史公題其扁曰慧明至元十  
八年也大德九年春余猶子愔讀書是邑以其狀來求  
文人固有具冠巾有妻子不墮四股之敏出租賦奉公  
上口誦寂滅之書以與人為善之歸果在所予乎余聞  
莊生化蝶之喻觸體之言然後知如來淨土之樂宜有  
不誣也此劉遺民陶元亮所以日從事廬山中以姑遺

此世也然遠公之教既行人無貧賤愚智一趨於達抑  
觀其徒以義相合以禮自防其於飲食也忘生殺之機  
鬼神也無諂賂之禱平時以智相營以力相奉遠行者  
家必有歸授記者死不倍去此菴之所由成而予言之  
不得弛也遂為之書

江浙行省春運海糧記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領江淮等處財賦都總  
管府公賽音迪延壽榮祿公既蒞政之歲冬十有一月朝廷

以近畿艱食使馳驛咨行省以歲運海道糧石二百二十萬有奇俾春運五十八萬以四月到京及時而振發之咨有平章政事榮祿公實董視馬一府愕眙曰九海道歲運必以夏至為期風力高兢其乃有濟今風東北行颿一起大海中漫爛不見踪跡舟控御失所則碎破沈溺患在目前能有濟乎公曰聖天子宵旰之仁中朝大臣視飢由已之道承命以行其必有濟公遂勇往而海道萬戶恩公某日聽指畫乃度乃籌凡募舟大小

凡四百餘榜舟之徒凡四萬餘人費募傭錢為錠五萬  
七千庾人告嚴量概必平不浮病官不損耗入以三月  
二十有一日起碇於吳之嘉定劉家港而恩實部之部  
有千夫長從其翼先起碇之日公詣海神天妃宮躬具  
牲牽陳俎豆與神誓言曰海漕之運我國家萬世之利  
也春運之役其昉自今凡在人事者予既克盡之矣大  
海洋洋則爾明神之責也毋狂而風毋冥而霧毋剽而  
暗與浮椒母滯而濁水露磧俾遂善達以充國儲神亦

與有賴焉禱已明日大歌小謳千櫓具發民氣以增江海明視於是公還省坐堂上迨四月二十有一日海道萬戶府以狀聞米五十五萬石有奇以四月三日訖赴都倉一府歡然賀曰平章公之力也於是掾史請記其事公曰毋吾寧貪天之功乎掾史咸曰是必記以著始也而屬文於余余謂天地之間惟海為鉅包括運轉與天同流是故浩浩洋洋泛濫九州之外自剗舟剗楫之世不能一日通也昔在帝堯都冀州日四方貢漕之道

各因其舟楫之便而達焉故島夷之貢夾右碣石而入而青州之貢自汶達而入揚州之貢自江海達而入載在禹貢然猶不可考也堂堂天朝包括海外而東南漕運之利起自古揚州大海之濱而達於古青州之海屈折碣石之南西而京漕之道通矣大舶如山狂波為陸浮游天地之際萬里一席可指日達也然而大海之運六月一息舟人必以為占而南外之舶相銜而動故每歲海漕之運亦有待而後發乎今以三月起運而旬有

數日之間銜尾而達公不失期私不耗落夫亦天彰榮  
祿公之德故為之返風以濟也猶有鬼神其可欺乎後  
之言春運海糧者自今始於是乎記

曹氏捨田記

吾聞佛菩薩之道如水中月而清瑩無瑕之淵光明委  
照上下通徹無有障礙若華亭曹氏與佛有緣心心相  
印有開必先茲非其徵歟超果寺在今松江府治之南  
西實白衣大士瑞光示現之地衆敬趨湊慈感如覲事



有吉凶禍福其頌百三十置籤以卜之諦信之歸者亦  
多矣昔帥幹曹公某以子孫畚構之重卜乃後紹籤言  
其度吉有遠猷今宣慰副使勉齋公夢災日事精祈幾  
有先見至元三十一年以事禱不孚襲吉告無易辭至  
大元年以疾禱籤復示之父子歡榮且期七月事有寵  
遂及期習卜亦不易也事下果然先是沃洲光暉師住  
山日嘗迎大士小像行化公疇昔之夜夢白衣人求見  
纓絡珊珊云自超果寺來明日臨門公益悚然夫大士

之於曹氏何影響相示若是耶於是公嚴事日篤九道  
場幢蓋之地法食雙轉之輪屢施不倦自大德五年迄  
九年施財若干貲米若干石田若干蕩若干畝今住持  
北山文勝師以所施田歲入五百畝補齋粥二百畝備  
修建百畝舉期懺且歲以正月集千僧誦經典固將彰  
大士之道侈曹氏之施而久之也求文以紀其事夫惟  
三兆九筮之道有鬼神焉所以示也近世有籤卜尊像  
設以示昭事識言詞以明吉凶猶繇頌之流也曹氏父

子以積善聞其鄉邦其始卜也固知遭遇昌時在此兆  
矣及宣尉公之貴也紫衣照坐小心翼翼今九十翁矣  
儉而有度富而有守整整熙熙室無妄祈其心固與佛  
菩薩合一誠交通百感孚應猶耳提之面命之也是則  
措封殖之入弘可久之施以崇殿佛事俾菩薩之道益  
大彰明而子孫之有繩承德業之有出處動於此乎卜  
之則精神志慮清瑩無瑕上下通徹宜徒為福田利益  
計哉於是乎記

佘山報恩院記

禹跡揚州之地三江入震澤定中為吳松江潄為澱湖  
播為三泖山自西南來越三百里清淑之氣盛而不發  
將趨海而窮纍纍隆起出平疇廣野中若斷而浮若連  
而伏其峰有九馬在華亭西北自華亭為陸氏封壤山  
增而秀可第而名之其一曰佘氏之山有寺曰報恩院  
僧紹瞿承其祖佛慧玄辨大師建也初大師說法住世  
時首居華亭之崇壽未幾遷南廣福院又被旨住持延

慶教寺講席風生學者景附垂三十年嘗泛舟佘山之  
下徘徊登覽曰是不可以建法幢乎於是與其徒紹瞿  
謀買山築精廬其上將終老焉然規制弗廣念無以稱  
嚴事也乃出資剩乃輸心識拓幽平削奇峭斬木出虛  
疊石通峻其經營之明年有旨住持杭之南天竺崇恩  
演福教寺大師振衣出山盡以其事囑紹瞿成之崇之  
闢之有殿有堂跋之翼之有樓有閣三門兩廡十笏之  
居齋庖廩藏井溜之宇幢蓋鐘鼓之飾髹漆丹碧之采

天龍迴環法象昭布紹瞿之力日殫而大師之志則酬矣且曰剡源吾師也剡之報恩吾受經地也即是額以標存之所以示不忘也瞿等勉之紹瞿受命不敢忘既奉法旨尋又欽奉聖旨命紹瞿實任持之俾以乙承甲流度其徒而世守焉夫金仙氏之道本以孝敬為先以蓄植種德然後超入空空安詣上果是故大報恩七篇昭如日星然而空無蕩濶之論出則析分義以為高卻情實以為達或不知其道而因違其書謂超然三界之

表而所尊不得而企之也謂廓然萬法之林而所遂不  
得而操之也茲非誣歟吾觀紹瞿事大師數十年凡大  
師之所以事剡源者則既聞之矣今持以事吾大師也  
宜將日勵而不忘慈恩之報表裏相謀比遠中應固宜  
示規接武有引勿替且以洗空無蕩滴之愧使皆知孝  
敬之歸則是院之建也豈徒為莊嚴像法而已哉遂樂  
為之記

松江府華藏院記

釋氏之教在天下幢蓋之所樹立鐘鼓之所宣揚龍象  
山立不以為侈棟宇星分不以為泰蓋鄉庠遂序之事  
廢而尊君親上之心遷善改過之地民知有歸焉有政  
化者不得而弛也華藏院在今松江府治之西超果在  
其南竹林在其東龍湫在其西九峯纍纍北引而赴其  
後金碧爭輝梵唄互答可謂盛矣至大元年冬余客華  
亭因過華藏之院自山門兩廡寶殿珍閣中外之居小  
大之宇輪奐一新種種嚴飾儼然化城寶坊之在人世



也少則一老僧出迎曰住山從得也遂相與登千佛之閣坐方丈之室徘徊久之起為我言曰從得越之南明人也少受業華藏寺負笈披峰習天台尊者教宋咸淳甲戌侍其師因叟法師來雲間今三十年久矣嘗蚤夜以思曰古之人有去其鄉者即其弛儋之地以明其山川以繫雲嵐草木之思今老矣得一丘以寄吾道則吾志也至元己丑龔氏以宅一區售予因草創之而規模猶未稱也歲壬辰既主佘山之普照廢者興圯者理又

七年而歸歲庚子始克廣而新之予手拮据予口蓄租亦云勞矣今像設儀衛幢蓋香華有經四大部熏誦之士集焉有田若干畝齋粥之須具焉如是又十年而始成既成遂即華藏名之而華藏之在南明者揭其山門資其緣力亦所不敢忘也明日以狀來乞文夫人與天地並立苟其道不足以弘人其業不足以世守則亦泯泯然生死去來而已耳從得釋氏徒也使日談空空樂在寂滅羸形毀體抱其初而去之亦云其教固然也而

乃積銖累寸以成一方始構使負笈之游不失其圖受  
經之舊不忘其初非有志之士乎嗚呼彼習孔子之道  
而游宦終身桑梓之陰越在度外視師果何如也嗣是  
而興者尚克紹而大之則師之業為有傳而師之道為  
不墜矣於是乎記

興聖寺重修寶塔記

興聖寺在今松江府治之東南漢乾祐五年鎮東軍張  
司空捨宅建也寺三門之外甃石梁其南步石梁而西

有塔屹立如空中住其高若干丈九簷四面崇峙而方縱廣正等宋熙寧元祐間賜紫沙門希介與如訥如禮協力建置歲且久甃瓦頽蝕丹堊剝落四方瞻仰或怠或歎至元二十有一年僧行高竭囊鉢之入嘗葺而新之大德四年行高逝而清裕主之明年七月颶風大作塔不得完立上而相輪下而欄楯掣入空中墮擲如棄故頽蝕而葺者不以支剝落而新者不以具矣裕乃嘆曰當吾世而塔廢之不可也乃出資剝為倡衆緣駢來

甃瓦泥土車運舟輸甃補加密椽栳欄檻雲擁星附莊  
校蓋精雙珠七輪插其危金繩寶鐸縣其觚九疊崔嵬  
千燈周匝丹梯上通白蜃外飾中分佛如來坐層立菩  
薩人天殊特妙好視創始為有光既成鈴鐸揚聲山河  
倒影神光千尺曉夜發露戍守之士瞻拜失容可謂偉  
矣余惟古聖王之治天下也布治象于象魏振木鐸以  
徇之所以示教化而民知向方也今佛氏之宮設寶塔  
於閭域之外飾諸佛像崇示萬目使樂善者趨焉非其

意歟然而佛在世時而從地涌出遂分多寶之坐佛滅  
度後而為供舍利甕阿育之藏是固神通願力之所致  
也夫以塔身山立巍巍然萬物之表崇善避惡揭迷塗  
而有歸使表正欲從之心一以破邪見稠林之惑茲非  
政化者之助乎清裕師有精進心為殊勝事一塔之成  
豈易為力哉遂樂為之記

四聖延祥觀碑銘

北極中天之尊左右前後有奕有靈尚矣故四聖之奉

著於隋唐蓋招搖在上天帝之居四衛所領威德為鎮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興運立極著見之跡昭在人世  
是故歷代虔事之典唯道家為最嚴宋建隆初置紫極  
觀於汴奉四聖也建紹興十三年置四聖延祥觀於杭  
初顯仁太后奉四聖惟謹思陵南渡顯仁北歸行幸湖  
山神光靈響若有玄契遂出金錢內帑命漕臣董成崇  
立觀宇以昭報事越七年賜今額撥賜田地山蕩隸杭  
蘇湖潤總若干頃命左右街都道錄彭君德淳實開山

翼以瑞真館延棲真之士多幽人韻客寄跡其間有林處士之風至元十三年玄教大宗師真人張君留孫出際風雲入覲道行眷隆築崇真萬壽宮於京師留侍闈庭十八年有旨命主延祥凡觀之役一以舊褐祇事二十有二年有以慧力掩真人者主之觀之徒雲萍東西無所於寄事聞於朝大德元年有旨江浙行省撥杭天宗河之北官地若干俾興四聖延祥觀凡田地山蕩舊隸觀者復籍入於是大宗師際遇日久效事忠勞乃命



提點吳君全節左右經度且囑杜君道堅孫君益謙吳  
君存真實規畫之完有俶載日理歲入植材庀工惟崇  
惟良首營棟宇恪事祈祝八年三清殿成明年四聖殿  
成若門廡樓閣齋堂庖廩以次成千楹柱立萬栁藻附  
靈修扶其崇龕象緯瞰乎飛跂儼然瓊輪玉蓋之來下也  
赫然金矛玄纛之前陳也璽書護持雲漢疊見玄教指  
歸川岳景從於是觀之規日崇且闢矣然觀之遷襲有  
數事之振起維人不有廢者其能興乎夫國家以祈天

永命為嚴事以神道設教為丕圖況威神福德所以環拱中天上翊北極為國重鎮為民鉅依昭事敢不虔乎乃為銘詩以紀福庭銘曰中天之居帝九重招搖在上紫極穹帥垣四列帝曰庸威神福德鎮域中於民有赫國有功璽書畫下青玉驄棟宇日闢疆畝東莪莪千柱臨天宗真人上界大道崇二三祇事恪以公神靈監觀明且聰時暘雨若年穀豐永作神興帝業隆於萬億年承皇風

東平杜氏種德堂記

往時杜先生善甫以道游齊魯客武惠公之門時中原  
甫定公方握重權為外屏先生從容其間切磋磨琢之  
德善謔不虐之道衛人所以美武公者武惠公有焉則  
先生善甫之行其道也故東平稱杜氏允譜杜曲而系  
東平者皆名其胤壽康老人則先生之胤而武惠公之  
老也作堂於平陰之原名曰善善既而改曰種德其孫  
楨以其伯氏朴之言來楨與余游久稔其祖父伯氏之

賢乃告之曰莫非天下易生之物也而種之之道惟其人故一年之計在穀十年之計在木夫穀之計敏於人而命於天木之計敏於地而命於人命於天者水旱沴之螟蠚疵之命於人者牛羊踐之斧斤尋之不以水旱螟蠚情吾年者穀常豐不以牛羊斧斤厄吾故者材常足是故周於穀者食飲之沃施子孫周於材者棟宇之蔽達城社夫人之種於德也何獨不然是故以孝悌忠信為根柢以禮義廉恥為芟夷蘊崇其始枝葉庇於家

其久連雲匝於里族而後沃之以孔孟之道華之以詩  
書之辭於是為樞為杙世以材聞似析似白機與天入  
吾儕小人不能以食自藝況能以材自克又況能以德  
自邁乎聞壽康老人封植之風而朴與楨也華且沃之  
為堅則樞與杙之求百世未有已也於是乎記



松鄉集卷二